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八

文 雜文一十八首

賈隱 有序

訓敦 有序

原火

原壽

賈論

作志通論

蛤雀論

敘松山小隱

說農贈薇山子

敘九日宴集

贈蔡氏

題史痴江山雪圖後

題三王詞翰後

題明遠樓詩後

題琴竹詩後

毛監察登樓詩跋

空同集卷五十八

一文

題東庄餞詩後

朝正倡和詩跋

雜文一十八首

賈隱 有序

松崕子遊江湖間老矣一日買舟將大歸人疑之曰渠賈人也松崕子乎松崕子聞之曰謂我賈者賈謂我松崕子者松崕子或以其言告李李子李子曰是隱而賈者也於是作賈隱

天下之隱二上隱隱心次隱隱跡心隱跡彰無損於真跡隱心彰人斯細矣然君子恥之衆人譽焉茲何也夫石一也玉其表則觀者改目置金瓦礫視之弗諦鮮不棄者大抵顯飾易欺而深情難察也夫策肥



乘堅之士難語茹芝飲泉之事紛華聲利之夫豈探
幽玄岑寂之娛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且夫松之爲
物也盤石則茂飲雪則貞得泉則噉遇風則吟噉如
玉金吟如瑟琴其在岵也據礪砢跨岑嶰翳縣蔦挂
驚猿限重壑韜疊巔逃羣之所耽悅冥心之所扳援
乃松岵子奚取於斯而以自名且以徵也不幾於特
異而求同哉夫人者賈也絲竹靡輟於耳綺麗恒接
之目口厭厭腴躬華其服入有彈碁灑翰之侶出有
飛纓聳蓋之屬胡取之松奚有於岵而以之名徵諸
將來郁郢子聞之曰若是是室伯夷之室而後成仲
子之廉也竊聞之居動而執靜者之謂定履囂而用
寂者之謂堅涉邇而採遐者之謂明混雜而守一者
之謂貞在羣而立獨者之謂高處汙而弗玷者之謂
潔故上士朝隱大仙市藏要之心獲匪跡是關故金
馬石渠之貴弗能損歲星竊槌之精紫塵黃埃之穢
無以戕藥肆縣壺之靈而人者必如松之毛蔭其庇
覆殮其膏液又躡其危嶮披荆蒺藿蒙茸然後爲松
岵子哉

訓敦 有序

訓敦者何患時之偷也宗不立則祠不嚴祠不
嚴則族不合族不合則親離親離則禮亡禮亡
則義蔑禮義亡蔑則肉骨視爲途人嗚呼時之

偷極矣不可患哉夫反偷莫大於敦俗敦俗莫
急於建標標不建則教不著教不著則訓不行
訓不行則敦不反然高氏其人也遷其鄉則姓
之廟而宗之無離親焉祭而聚弔而聚慶而聚
愈繫而愈一愈遠而愈密無散族焉年歷四百
代更數姓猶一日也非敦之至邪以是爲訓教
不著乎即偷何患矣于是作訓敦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未有不族始者患其渙也於
是類焉易曰類族辯物患其乖也於是睦焉書曰九
族既睦患其爭也於是大小宗之禮患其忘也於
是有大宗之廟又患其弗率於是有九兩之法世系

之官李子曰予歷周秦燕趙晉衛諸墟詢故采實未
嘗不流涕而悲也曰嗟乎教之衰至此哉族之散禍
之邪有庶見素冠者矣有芘冠而蟬綏者矣父子兄
弟亦若是偷邪齊民不足言乃衣冠之曹身之外亦
途人邪問其世則無宗覈其文則無譜究其居則無
廟叩其族則忻戚不相聞嗚呼先王之所以教者何
乃今若斯邪教之類乃今渙焉教之睦乃今乖焉教
之宗乃今不廟斯法與官之者缺邪時與勢殊邪人
狃于俗然邪及涉淮漢覽風大江之南東見其故國
遺俗有百年著土之民已而又聞高輿高氏之宗之
族也則又嘆曰嗟乎予觀高氏而知三才之因也大

尉瓊五傳而高輿興高輿再傳而宗立廟嚴又數傳而聞人生至南屏公大顯于位庸李子曰得時者亨得勢者長得人者昌中原亂則海隅罔兵是謂得時山水環則風氣結是謂得勢禮義行則乖離弗生是謂得人得時者天得勢者地得人者德高氏具焉三才備矣建標而訓以之教國可以敦國以教天下可敦天下夫合抱之木蔭廣畝者其本深也得其地人以水之天必篤之矣所謂栽者培之也若高氏者雖百千世可也人苟則之同百于世可也斯訓敦之義也

原火

空同集卷五十一

四文

江西火省焚或曰火弛燬或曰火潛或曰以侈或曰亢也燥熯之沴會他郡若邑亦火以問李子李子曰火省無省也夫署以官立官以體正體正則德敷德敷則才闡才以今布五者所以植邦而定亂也定則民安民安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和氣應而災害弗作是故當今不行是曰慢期用才遲乏是曰涼力執持靡堅屈衄洊至雖德曷行矣德沮者侮至侮則弗威孫敵授柄關鑰外倚豺虎入室體胡有焉體虧則官具官具則署不立數者政之大蠹而天所棄也天之所棄災害必臻然無專沴感斯應矣會亢斯焚故曰火省者無省也亦言天棄之也夫刑賞異行勸

戒同情思咎損盈天之道也不棄曷存不無誰有榮
惑退舍厥微著矣是故論情抃偏式法摧奸不貳不
撓令之上也剛柔雜措疏通敏果明毅濟之才之良
也廉平豈弟罔縱惟允德之程也不疑不懼勢不敢
凌邪不可棄體之經也以是而官中外清肅吏役嚴
命身之所居鬼神守之所謂天助之釐也即有災害
不害之矣此生於憂患者也若槩謂冥數泄泄以希
幸亡且無日矣或曰若是則火郡若邑者亦謂之無
郡若邑邪李子曰然矣火弛火僭火侈火亢又何也
曰類從也予原火言其類省郡邑者也厥火詳見雜
記

原壽

空齋集卷五十八

五文

夫壽之品六何也生而壽者則其人筋骨堅磬束肉
其氣則蓬如然好動鮮疾疾天人寡嗜欲能調飲食
亦壽亦有服氣導引之法夫無思無營混混冥冥合
於無形神聚精凝此壽者則道家者流也道家者流
壽則神秀然不閑世務閑世務于理道罔攸悖斯德
壽者也故曰仁者壽然予觀蔡澤從唐舉相及許負
相周亞夫等則壽又亦天數故曰脩短之紀無弗命
矣窮通壽夭鮮弗定矣而世顧以爲孔子稱仁者壽
蓋言靜云遂以爲壽不可事事古人有言曰樞動不
駐今信無他嗜溺然日用之履可廢歟夫憂樂喜怒

者情也即信無他嗜溺乃四者之情何殄矣堅制其情以悖道廢寢其亦不知定命矣耳故人具者形也生者神也裁者德也戕者嗜也不可易者數也故制形者堅存神者求知德者昌縱欲者賊順數者安知斯五者斯知壽矣

賈論

語人曰賈之術惡人必以爲謬然不知賈深刻取贏羨深刻則心易殘取贏羨則戕物故非大姦巧不能踰等夷然賈亦不盡爾若爾常十七八亦其術使然也夫心神舍也深刻則耗神耗則昏眊而形不和形不和則不能修于身行此非術之罪哉今天下機利

生商集卷五十八

六文

莫大於鹽若貨鹽若貨散而之四方劇故鹽若貨賈尤富實易盡力而其人則率能目語額瞬談智于尺寸之間而窺窬於分毫之際泰者則輒揆妓女彈鳴瑟卽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矣夫賈編戶之民也而一旦音樂妓女之奉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則淫侈而易爲邪夫入深谷翳林而能得材者擇木者也處奢靡踰躐而能制心者擇行者也是以陶朱公居置千金而顯名天下傳于後世故不務仁義之行而徒以機利相高者非衛欲喜生之道也

作志通論

夫述者存往者也作者訓來者也存以比事所以闡
義事以史著義以經見二者殊塗歸則一焉然自皇
帝王伯之世更丘墳謨誥不陳雅頌之音弗聞於世
於是聖賢君子託述作以寓志故曰周東遷而春秋
作宋南渡而綱目脩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
之者嗚呼微哉然要有傷之焉夫志者史之流也分
例祖諸禹貢厲事本之周禮褒貶竊春秋之筆風俗
寓同一之制宮室取大壯之義誦詩繫觀風之意夫
史者備辭蹟昭鑒戒存往詔來者也是以分例厲事
善惡備列褒貶見之矣五方異性則風俗雜核宮室
不自立例藝文但標其目彰善諱惡忠厚之道也故
稱志焉夫志者一郡一邑之書也史者天下者也小
故詳大則槩然其義悉於經祖焉所謂殊塗同歸者
也

蛤雀論

舟見舉蛤者形猶雀也茸茸餘毛焉李子曰蛤知其
雀乎雀知其爲蛤乎蛤奚弗雀也且雀入水也雀知
之乎水入雀水知雀乎雀未入水知非水乎入水知
水乎易翔爲潛條湧冥焉絕林遊淵剛柔異質性情
遷焉靈同形殊穀食波食有喧無喧截喙噉殼涎寸肉
內含臻臻延延飛沉漠焉烏鵲其友今魚鼈隣雀不
知其蛤蛤不知其雀孰究厥端陰陽變化玄之又玄

陰陽不自知之誰乎闔闢修短委厥時爾故求固者雀乎雀者也

叙松山小隱

銅陵徐君豐松山之旁自稱曰松山小隱五山汪子者徐之姪也言于李子李子曰嗟徐君隱乎小乎然予聞之矣人也固斯人之徒也立弗遺世行罔離群居匪殊域乃稱曰隱又自小之斯殆寂乎囂者也夫囂者禁綸塵溷之名而隱之反也是故高人之于天下也惡囂之賊已也于是思超然以自脫恬而不焚靜而不綸潔而不溷清而不塵凡以保寂破囂焉爾而乃舉眼無可意之事開口鮮契心之友和通有輟轡之擾孤亢多危疑之憂于是乎即山居焉以泉石猿鳥足以寂吾而絕囂也又撫松盤桓焉以厥毛可衣實可茹厥風瑟瑟可聽厥色冬青厥根苓食之壽是之謂隱然君子弗之取何也以行之非中也夫人有仁義中正之彞以成身也有耳目口鼻四肢之嗜以全生也有父母妻子君臣朋友之倫以振經也若一切山居而松游惟隱乎孰是絕物之行也夫寂囂不于其迹于其心者也故處禁而恬者真恬者也在綸而靜者實靜者也於溷而潔者能潔者也居塵而清者大清者也夫徐君者固有人道之倫仁義中正之彞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之嗜度而不逾孤而無危

亢而無疑和而無擾通而靡隨是迹置而心寂者稱
之曰隱又自小之殆是之謂矣汪子曰嗟達人知言
上士明心李之謂哉吾徐之爲人也處輻輳塵棼之
區而有泉石猿鳥松風殫苓之高烟朋霞侶登吟坐
嘯雖日有餘情而仁施義懷厚化敦俗見斯爲之矣
故不山而山不松而松不隱而隱是曰小隱李子曰
嗟予讀殖貨志矣以今徐君觀之而知遷之言過也
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爲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
言也則伯夷爲矯巢由爲僞開倉賑飢者爲沽名解
衣救寒者爲飾譽以今徐君觀之然歟否歟予故曰
讀殖貨志而知遷之言過也汪子曰惟誠動天徐君
五十無子後閣十年不字今乃字足以占其非利而
爲之矣

說農贈薇山子

李子明農于大梁之墟有洞微先生者過觀焉李子
無患而脩具先期而戒種相壤以遵播驗粒以斥惡
竭力以勤本警惰以集事守一以俟時節財以浚源
蓄衍以防歉洞微子曰善哉子之農可以喻政今杞
之政其人乎李子曰予鄙人也痴痴混混馬牛未耜
間耳挹雲氣卧桑陰聆禽音焉耳奚政之諳也子證
之杞洞微子曰杞之尹薇山子者少而飭躬長而勵
行敦禮嗜文保貞馳問藉之白茅射隼高墉非農之

脩具者乎其臨政也滌穢剔垢範才效良操綱展目
程猷經謨非先期戒者乎大結則斫小結則斯剋之
用剛懷之用柔蒲鞭示辱析楊威暴非相壤播者乎
敗羣之羊必除梗類之草必鋤非驗粒以斥惡乎夙
興夜寐無小弗親無隱弗究無廢弗詢非竭力以勤
本乎錄善獎能恕難矜愚日計歲期亡業者復游食
者務非警惰以集事乎不違道而于譽不矯情以釣
名不飾言以要進不捷徑以求速非守一以俟時乎
政之行也則均衆寡定伸縮息喘止呻抑過墀損儲
羨慎餘敝帷罔棄木屑是收非節財以浚源蓄衍以
防歉乎李子曰予之農于墟也第知痴痴混混焉耳

不知杞之政似也洞微子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夫
事萬而理一者也梓材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
脩爲厥疆畝李子遇杞士于郊東傾蓋班荆而坐以
洞微子之言質焉士曰予挾簡策誦先王人也杞尹
則知之矣不知其政也李子曰請言其尹士曰劉之
尹杞也吾見其官理民治教行政清焉耳而不知其
具何也見其豫而立備而無患焉耳而不知其種戒
也見其淑慝區彰癉明焉耳而不知其相而播之也
見其善人多而猾賊匿焉耳而不知其驗而斥之也
見其繁剗而錯剖壅決而焚解焉耳而不知其竭力
勤之也見其荒蕪闕疆場飭焉耳而不知其警惰集

之也見其不矜已不凌物焉耳而不知其守一俟之也見其之不懼匱不憂焉耳而不知浚源防歉之道也李子曰甚哉杞之政似農也洞微子得其內士得其外外者其巨也內者其細也細功也巨效也甚哉杞之政似農也薇山子之所行也例邑有異政三年則旌拔焉薇山子未三年獨旌拔焉他邑尹聞之賢也面以之赤下也吐舌警惕洞微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之官子不求之身而欲達之官而欲異等拔乎李子曰粗者精之寓小者大之始近者遠之自以杞之政政于國國不治乎以杞之政政天下天下不平乎薇山子行矣予痴痴混混農間日望子矣

敘九日宴集

字爾集卷五十八

十二天

嘉靖四年九月九日趙帥觴客于青蓮之官懽焉于是空同子立韻賦詩焉衆和之哀然而珠聚爛然而錦彰主人賡焉鏗然而卒章賓主旣洽氛翳載廓霜清日晶臺殿下陰鈴塔警風林影颺瑟瑟落葉乘之既昏復白皎皎布地蓋不知月之在天也空同子覽于衆詩乃喟然而嘆曰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夫天下百慮而一致故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故心者所爲懽者也情者所爲言者也是故科有文武位有崇卑時有鈍利運有通塞後先長少人之序也行藏顯晦天之畀也是故其爲言也直宛區憂樂

殊同境而異途均感而各應之矣至其情則無不同也何也出諸心者一也故曰詩可以觀是集也趙師張尹則彙征有期藍帥白帥王師則剝牀未釋王尹則不遠復者也黃子和子咸丘園之賁左生和生則利賁于王者也故曰人不必同同于心斯之謂也

贈蔡氏

蔡子輟河關之寄而守備乎江介其行也其友祖焉北海王子爲之賦江漢曰江漢湯湯武夫洗洗封丘黃子爲之賦北山曰簪力方剛經營四方歛鄭生爲之賦無衣曰王子興師修我戈矛李子曰竊聞之守者對攻之名備者先事而立之義也故兵非不攻也不上攻也非不貴機也備者無患也書有之矣孔子亦曰凡事豫則立豫者固備之義而事之先者也蔡子者武蔭而文登者也度機審勢銷患於未形不在茲行乎天塹不江蔡子者塹乎於是爲之賦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空同集卷五十八

五十八

題史痴江山雪圖後

天之天黯霽凡雲色異獨雪同詩曰上天同雲是已雪之山巔不骨谿壑淺蹊徑迷雪甚則樵不入雪之水雲同天一有舟蓬白而人蓑笠之則水見矣雪屋簷直或明其凶柱然不見茅與瓦雪之驢下視凌競若臨窟躡穴雪之人目曠而神斂眩眩然光奪之也

雪之木枯則白其上皮花葉雪則皜其心雪無風則
勻勻斯畫矣即妙筆弗畫弗勻之雪何也勢使然也
畫之勢貴粗盪近詳遠略情貴雅而包意貴減而宛
氣貴豪而洵色貴凜而潤五者雪之良者也李子嘗
論及畫事田生曰其惟史痴乎江山一圖近之矣是
圖今落千吾家李子取而觀之曰微痴吾誰與言雪
古詩
題三王詞翰後

夫禱而求之存乎愛闡而德之由乎敬傳而遠之繫
乎言亡而生之本乎思求莫如仙瑤池者媛之仙者
也禱人之王母而王母之者愛其愛也然必德焉稱
是謂祖孫之懿闡懿彰德敬以之矣孔子曰言之不
文傳而不遠故愛非言曷昭敬非言曷顯嗟玉溪子
頌而宛歟端溪子音而展歟龍湫子暢而簡歟夫三
子者言足以闡矣然義主乎求情觸於思故蒼谷子
誦其言而淚詠其音而悲蓋傷其王母之長歸故曰
亡而生之本乎思

題明遠樓詩後

夫握樞居要則意飄江湖處幽寢閒則心懸魏闕所
謂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高能賦古稱大夫
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
菊載華茲筵是開四子邂逅于一樓俯喬嶽覽長河
眷焉有感于斯游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

也

題琴竹詩後

不音而音者用之心者也不物而物者資之深者也不聲而聲者託諸吟者也心之用莫如琴深于資莫如竹吟而託之則詩生焉生則鳥可已也鳥可已則資愈深資愈深則心之用廣矣是故君子貴琴焉非專于音也貴竹焉非物之也又必詩焉雖聲而非聲也嗟陳子胡為琴嗟郢子胡為竹胡為吟知斯義者選哉復乎

毛監察登樓詩跋

夫陽春雄于寡和白紵侈于衆歌均之為調何難易

卷五十八

古

頃殊也元首之歌倡已賡繼然孔子與人歌也則又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何也豈非同情者感同聲者應歟今觀毛君登樓之什而詩之道見矣詩云伯氏吹損仲氏吹箎感應之謂也

題東庄餞詩後

夫天下有必分之勢而無能已之情蓬飛梗流忽聚倏散斯其勢能必其不分哉孔子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夫既東西南北人也于其分不有悵離思合者乎於是筵於庭祖於道觴于郊嬉于園不有繼繼踟躕者乎斯之謂情也情動則言形比之音而詩生矣公之撫治鄖陽也諸公筵之祖之觴之者故無不

用其情矣乃今又嬉于吾園塞初英拔柔條驪駒既
駕旌旗向東不有悵而思者乎然莫之能留也故必
分者勢也不已者情也發之者言成言者詩也言靡
忘規者義也反之後和者禮也故禮義者所以制情
而全交合分而一勢者也

朝正倡和詩跋

詩倡和莫盛於弘治蓋其時古學漸興士彬彬乎盛
矣此一運會也余時承乏郎署所與倡和則揚州儲
靜夫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希
大宜興杭氏兄弟彬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
姚王伯安濟南邊庭實其後又有丹陽殷文濟蘇州

空同先生集卷五十八

五十五

都玄敬徐昌穀信陽何仲默其在南都則顧華玉朱
升之其尤也諸在翰林者以人衆不叙自正德丁卯
之變縉紳罹慘毒之禍於是士始皆以言爲諱重足
索息而前諸倡和者亦各飄然萍梗散矣賴 皇帝
明聖斷殛元惡伸拔英類於是海內之士復矯矯吐
氣此又一運會也而顧君適以開封知府歲覲都下
乃有朝正倡和之詩蓋余不聆此音者數年矣今一
旦見之誰謂異於空谷嗟然者哉然倡和者五人而
已而其詩顧猶多憂讒念歸之辭則余不知所謂矣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九

北郡李夢陽撰

文 雜文二十三首 文 銘 贊 凡三種

哭白溝文 答旱廳文

禱旱文 其二

謝雨文 白室銘二首

獨對亭銘 井銘

六合亭銘 端硯銘二首

石几銘 孔子贊

大舜贊 齊太史贊

三仁贊三首

空同集卷五十九

一文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鍾馗贊 張將軍畫像贊

劉文華畫像贊

雜文二十三首

哭白溝文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

南道白溝之野往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予曾

大父死焉百載憤痛爰託於斯文

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沙千里霜霧四興荒濱斷岬

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晝屯

粵春事之既載迺予遇于茲野覽殘墟以掩涕塞故

欄而維馬暄水泮而復峙辰物鬱而未申日蒼莽兮
將墜天慘惻而愴神前儔佇以驚顧追侶悵而增惑
趾欲進而躑躅哽歔欻乎內惻爾其龍蛇鬪爭雌雄
未決戰形關兵營列乃有秦楚善戰之士齊晉詭謀
之生接軌方轂挾地維而劃天門甲光鏡四野戟枝
亘長雲鉦鼓鳴兮河海竭軍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
利甬道絕弱之肉強之食飲人屎咀馬革遂爾橫屍
蔽眡崇嵒截流哭聲震天漂血成溝賤至臺隸貴或
君侯刃割其骼戈穿于喉踐爲土沙疊若陵丘魂營
營以無歸骨交加而卧霜鬼啾唧以宵嘯人慄慄而
斷行風陰陰以四起折鏃朽鬪雜瓦礫兮飛揚嗚呼

此爲何流而有斯戰場邪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
之端民死等于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彼短兵兮旣接
春天傾兮地搖乃有睛被刺而不轉膚受剝而弗遜
此結纓抗論之夫甘心烏鳶之口膏野草而罔顧者
也猗嗟我祖生爲士雄死爲國殤岱華摧而敦支玉
石灼而並戕委英肝于塵沙滅聲景而未藏雷霆結
而迅音烟颺烈而怒揚神怛怛以縹緲馮悲氛而望
故疆猥小子兮何知纘箕裘之末躅儻時命之難忱
懼遐耀之埋辱憤原隰之衰棄束無棺而莖無塋匝
墟壙以冥索林莽杳兮縱橫腸紆迴以崩裂涕闌于
而染纓物何微而不昌德何遠而不存軫將發而復

結托哀響于茲文

咎旱颶文

二年丁卯自一月至於三月不雨恒風窈冥晝
晦李子於時寓大梁之墟作文傳曰僭恒暘若
霧恒風若咎在言與思京房曰欲德不用厥災
荒又曰顛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大風天黃

雲乎將興颶爲厲兮陰陽將交敵使離兮聲威鼓烈
繫誰怒兮屯膏弗降孰之咎兮吁嗟汝胡不仁兮亶
不畏民不畏天兮揚沙晝晦拔林木兮既顛我采又
發我屋兮竇英蔽天雨霾颶颶兮頽頽洵洵若摩軌
兮樹無留柯彼羽族安托兮殪鷄破卵賊物和兮虫

空同集卷五十九

三文

獸惶擾塌翼血趾負嵎喙兮吁嗟汝寧茲遂兮日月
喪魄天地易位兮五星錯而背行寒與暑其倒置兮
三川皆震龍失勢兮巖谷崩衝轟砰礮碎騰潮沃日
灌太空兮莽千里乎無人塵冥冥征兮城郭晝閉慘
光精兮嗚呼天監臨四方明明厥維亦孔章兮聿茲
若罔知哀我民罹兮諄曰已矣哉天旣不弔而予何
爲獨憂苟使豐隆秉競而不回兮豈屏翳之足仇彼
雨師又容與兮曰匪予之承電箠箠以斂耀兮畢翁
翁而將興畢爲卑主風嗟爾今之人胡惜莫懲

禱旱文

伏念日者春膏未濡夏暘轉亢雷炎毒蒸焦我嘉穀

瘠我六畜百姓惶遽四境告災某等聞焉抱憂中心
如焚食弗甘味卧靡寧席蓋數月于茲矣雲神無應
籲天則高踖階內咎咨嘆無聊竊念祥異之來乖和
是基是以婦寃致旱獄決獲寤揆昔諗今卓有顯徵
意者某等鎮之寡道憲而未貞漏奸什良政乖法頗
田畝困而無伸閭閻怨而罔聞不然何雲興遽散垂
雨而風塵霾晝曠星河夜明官之不職神官是殛元
元何辜罹斯慘極某等伏又念大嶽巨靈生命攸司
豈宜舍其有罪殍我羣黎民無子遺犧牲疇供黍稷
弗繼神祀或窮秉誠洗心齋沐告神造雖靡躬情則
篤至惟神鑒之惟神之賜

其二

空齋集卷五十九

四文

某等伏念百穀布地二麥幸秋雨澤鮮少恒暘轉亢
實青而乾苗芑而稿風霾熱濁蒸爲癘疫飢病枕藉
解屍載途哀哀我民罹茲慘毒日者抒悃告神責躬
祈福而咸晦未通屯膏罔濟是以雲垂垂而飈興雨
微微而日出土夜濕而晝焦禾晨霑而夕涸某等伏
又思休咎徵事箕範有文祥異從人京傳著訓顧斯
亢陽之害必由乖政之致某等疆土是職救災寡術
觸目抱懼捫心慚恧每欲以功而補愆神其鑒來而
宥往夫好生者天地之德矜迷者神明之惠尚昭昭
而溥賜庶恧恧而釋懷潔牲用陳芬醑是薦我心或

欺神則殛之無殃我民惟神鑒之享之聽之謹告

謝雨文

伏以日者陽亢旱雷饑歉疫癘民弗堪災某等憂懼
靡寧布誠禱神荷蒙昭昭聽察赦愆矜憫窮悔禍
三日之內驟颺暴凍霑灑遽至雖土膏未接禾根未
濡然神之格我佑我亦云驗矣某等伏念天地之於
物猶父母之于子父母不棄改過之子天地宜鑒洗
心之物尚冀自今震雷時奮甘澍普零俾公私各足
黍稷有馨庶報神無匱竭之虞元元有更生之望我
牲鮮潔我酒清冽敢以謝神敢以再祈于我神惟神
鑒焉謹告

空同集卷五九

五十一

白室銘二首

李子葺室貴州署堂南掃地而鏤壁上繭旁室
窅然而曠銘曰

雖有至潔弗慎則汚雖有上智罔念則愚至人皓皓
游心厥初太虛爲輿恬御靜驅細人絢志斯追斯琢
役采捐質離竒紛錯維室生闇維虛生明維厥至人
光疑素行介圭之璞玄酒之馨匪伊勿則含淵乃貞

二

夫白生虛虛生明固矣然心與室異乎能新其汚而
不能必其不汚非室乎非需人以立者乎由中而出
發于言而作於行汝尚安所需乎是故後汝繪事涅

而不緇觀于爾室果異邪否邪

獨對亭銘

獨對亭者白鹿洞書院亭也亭在書院東枕流橋北崕上朱子舊遊處也其下則峻溪湍灘衝從乃其崕下穴而上砥陟亭西向適與五老峰對又崕間劄風泉雲壑字大如斗亦西向故曰獨對云獨對者前副使提學無錫邵公所名也詳見其所自記後十年而予來陟其亭夫獨之言孤也對者主賓也方吾之未來則所謂五老者固謂吾賓也及既來也陟亭而對之則吾非若主邪何也亭吾亭也夫亭不吾常一往而一

空同集卷五十九

六一文

來曰獨對何也大化流行而不停往者去之來者主之我既主之則雖謂爲獨對不過矣自有茲峰也周匡氏漢巘下老人唐李白氏李渤氏率皆來率對宜皆曰獨然而邵公不與也其言曰仁者壽五老峰壽朱子仁是宜獨對方我爲之主對固我也其往也不謂我獨也此其人高下之倫造詣深次第學術端邪之等不於斯而占哉且匡氏巖下老人吾不知其何人矣然而白也予知其文也渤也予知其節也夫二者猶不得獨與峰對然則來主是亭者蓋亦思所以獨對者已矣予無似追昔從邵公講道許下

今甘餘年矣不謂繼官而同地均業共職有茲
來也自顧品下詣淺志難端而履弗力於亭今
即主也然逆知來者不與也孔子曰我欲仁斯
仁至矣願及茲勉焉以副許下之盟乃爲亭銘
銘曰

巖巖五峯若翔若垂當其東南我亭對之惟混沌初
磅礴賦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其峙一元所爲
曰靜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岩洞嶺迴溪環桂松盤盤
學宮是基鼓篋樞衣四方攸歸弘本立教爰自考亭
人遐跡存岬劓熒熒如日如星邵子爰構獨對斯肇
於微紫陽孰並而當淙淙者澗有源有泉不有哲民
疇開我先五峯巖巖永斯在斯跡殊理同哲其我師
作銘于亭來者式思

井銘

故井崩塞汲溪焉飲春夏交溪毛茂芊蛇垂毒
可虞也正德八年冬至予至南康府使學生劉
峻往書院視地掘井得諸亥方厥日甲申是日
也南風至穿土數尺石阻集力除焉始艱而終
利有泉上涌甘冽然慮溪侵也布壑其底覆石
泉旁出焉蹇輓而上石牀約口五日而井成余
究惟易義繹孟氏譬旨乃爲井銘銘曰

厥道流形水行地中導之斯湧無卑無崇維愚靡爲

于潦于澮爲不及泉是曰中廢於井斯肇亥位廬麓
源源登列匪溢匪竭艱始終利孰曰匪力靜止用發
惟義之則含陽潤陰炎寒冬熱勿鮒勿幕九五終食
出時溥施視受爲容吸華茹甘挹之必克濯煩滌污
費而弗勞爰薦神明以享以苴彌遠彌馨聖澤攸陶
六合亭銘

端硯銘二首

世以眼貴而汝無此人其瓦礫汝

二

空同集卷五九

八支

台端若方女式虛內女式越若鈍靜亦乃式乃磨不
磷涅不緇允茲在茲相台

石几銘

李子獲石焉平而方爲几焉而銘之銘曰

色乾之清質坤之剛扣之鏗然平直靜方我有嘉林
皮汝其旁汝憑汝依可詠可觴我有兄弟友朋親戚
燕無豐約來惟汝覲朝之夕之汝懽汝暱人情靡同
汝應則一浴露吞烟瑩月烜日孤貞介確光澤續粟
雖有霜霰毒蒸厲飈侵之不入而撼之汝揺哉

孔子贊

鳳鳥不至人莫我知行廢嗟命獲麟竟悲已詘道信

萬世攸師願學謂何小子敬思

大舜贊

聖狂天淵一念則分孟欽大孝孔贊克君殄衣鼓琴
今如見之我猶鄉人鷄鳴孳孳

齊太史贊

崔杼弑其君莊分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
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
乃舍之贊曰

皇天厭德逆徒干經國既無人亂是用丁桓桓太史
抗言討兵舍命不渝蹈仁秉程一門三烈巖巖茂名

三仁贊三首

空同集卷五十九

九天

殷喪厥馭姦尤師師天平下菑神罔攸依國既顛越
我寧獨支何其發嘅決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

右微子

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象箸道奢
塲宮兆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聖朝鮮錫昌

右箕子

箕啓存祀予以殺身殷稱七竅孔贊三仁烈烈太師
實維國楨人之云亡邦是用傾鹿臺玉焚麥秀吞聲

右比干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予觀范龍圖則慕其人嘉其志觀龍圖出處則

哀其時予過無錫秦氏獲觀其畫像峩冠法服
莊嚴弘毅蓋得其彷彿焉則又識人心不泯不
然卽顧吳更生安所置毫哉予生長環慶間與
故老談龍圖扼元昊事雖古名將何加矣於是
薰沐再拜贊曰

有偉一人清明令儀三代遺才百世之師

鍾馗贊

唐有進士鬼之司直夢中誅邪帝寤驚惑雖寤匪寤
內艷外佞曾無如馗是匡是正祿食者誰我言敬聽
張將軍畫像贊

我崇我官有徒嘽嘽我服我丹有蟒盤盤盤盤者蟒

空同集卷五十九

十文

天子之賜嘽嘽者徒天子之畀何以畀之以伐以征
何以賜之汝涉汝明北徼是清南蠻是平將軍者誰
姓張桓名於赫將軍魁軀長髯戰陣能勇處已卑謙
禮士若訥臨下威嚴動若虎彪靜若女潛將軍之馳
如鳥之過之矢之發當之者破此衛開設將官實罕
將官豈罕損於自滿於美將軍年始向強髮黥顏渥
膂力載剛萬兵罔雄百戰匪竒慎終如初文王我師

劉文華畫像贊

劉文華者大梁之逸民也修而弗耀老而靡怠
潛於塾顯於賢訥焉如愚有而囚居君子哉君
子哉贊曰

嗟乎文華人貴之欽君也衣布人富之歆君也寒素
利人之趨君篤者義勢人之附君遇則避嗟乎文華
金不出鑛玉隱於璞一壺懸市百錢停卜榮期帶索
韓康賣藥彼哢彼呶我守之訥彼侈彼矜我守之約
嗟乎文華聚衣內文官鐘外聲聞黨敬禮月旦優評
鄉飲是賓古貌古服膺社戩休而安而穀昔稱長者
今觀有恒厥像儼如今儀可徵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九

土文



嗟乎文華人貴之欽君也衣布人富之歆君也寒素
利人之趨君篤者義勢人之附君遇則避嗟乎文華
金不出鑛玉隱於璞一壺懸市百錢停卜榮期帶索
韓康賣藥彼哢彼呶我守之訥彼侈彼矜我守之約
嗟乎文華聚衣內文官鐘外聲聞黨敬禮月旦優評
鄉飲是賓古貌古服膺社戩休而安而穀昔稱長者
今觀有恒厥像儼如今儀可徵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

北郡李夢陽撰

文 雜文二十五首 箴 戒 頌 入 辭 誄

對 解 字義凡八

六箴六首

六戒

榮養堂頌

三仲頌

邃庵辭 有序

挽歌辭

許子誄 有序

月塢痴人對

虛里子對

馬對

郁郢子解

直臣字義

維極字義

董生兄弟字義

空同集卷六

一文

弟汝含字義

雜文二十五首

六箴六首

太僕儲先生曰人有六事心事身事家事官事

人事文事空同子聞之曰嗟乎有非在我者焉

如彼何著六箴

心一

不可對人言曰慝言之而不行曰惑行之而不至曰

畫非所存而言曰賊亡是而靡獲自盡則天也

身二

烈女能必其已之不污不能必其天之不愚時之弗

踰夫是則烈女也已

家三

有負郭田百畝蒔桑數十株可以聚廬矣進竭其躬退爲耒夫不亦可乎

官四

君子徇道志士徇名嗇夫徇利是究是圖毋覩厥位

人五

信道莫如守已省事莫如寡交君子曰中古貴施報苟以禮至斯應之矣

文六

古之文以行今之文以葩葩爲詞腹行爲道華嗟彼

空同集卷六十一

二文

千鈞一髮柰何

六戒

匡衡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李子讀而躉之著六戒

太察一

容以畜衆察則無徒先民有言毋及淵魚厥昔聖王瑱耳曠目聰罔弗悉明靡不燭

壅蔽二

聖明四目復達四聰縣鼓置鐸維恐弗通顓任生奸

偏聽生讒芻蕘罔遺大道之咸

太暴三

勇以陽奮強以義發用之弗端鮮不殄伐受絕於武
桀隕于湯秦政弗戒二世而亡

無斷四

匪陽曷舒匪陰曷蔽弗濟以義仁曷由臧孝元優游
漢業用墮蘄丁其時空言式悲

後時五

有虞鼓琴穆穆其和及聞善言沛若江河王者之德
應時若響居則山靜動則颺往

遺忘六

空齋集卷六十

三文

仁

衽席萌變蕭牆伏憂遵藪射鹿歸而忘牛武事四夷
海內虛耗垂暮攸省輪臺有詔

榮養堂頌

彼美者堂有南其戶前臨伊闕緱氏嵩阜文杏爲梁
蘭橈柱柱誰其居之樂彼壽母桓桓大夫建旌茲土
夕之晨之登降堂只豐膳孔時籩豆纏纏剝有肥粢
膾有文鯉維是大夫崇志遠辱人以體養我養者色
夙夜寅畏內訓攸服洛水泱泱貫于斯城毋氏壽康
子也令名

三仲頌

湯湯涪水流清源巨誰其濬之爰美爰聚珠必駢輝

驚豈孤翥瑤海旣光赤霄攸煦伯氏明經郎曹發劓
賈帷載舉召棠繼青大國用監汝相汝卿仲游蘭臺
季也黃扉豸冠鷺紳分直彤闈爲草指佞爲羊觸邪
如桂之馨如玉之華是曰三仲一門萃之萃之伊何
三仲連芳歷祀三十乃驗乃彰事有豫定神有前識
易垂餘慶書闈陰騭匪善匪積厥夢詎獲

邃菴辭有序

石淙夫子舊居京國有室一區突靜幽紆左圖
右史前授生徒是之謂菴而稱邃焉愚也竊嘗
慕之而未獲遊也後夫子提學關輔愚始得隨
鄉邦士樞衣講坐下然自恨限於勢分未幾竊
科第輒復違去不得從容左右如菴中諸子卒
業以立於世而有私幸究緒論遵顯則若有自
得焉者雖不敢自謂得其門而入亦不敢苟焉
以自棄乃作邃菴辭以志愚衷辭曰

蓀壁兮桂宇葍榛兮在下水滴滴兮溜渠蘭蕙麩兮
當戶菴之構兮何所接紫闈兮崇期菴何爲兮閉寂
窈焚楣兮參差蔽脩攏兮連延錯旣甃兮委蛇穆空
洞兮內啓豁庶隅兮外直回巷前通兮嘉樹後植邇
莫可探兮遐平可卽匪邃曷名兮厥惟菴德菴中兮
何有玉佩兮青衿惠我人兮不貌以心適我人兮可
宋可桶可棟可楹兮維菴是學赤帷兮翠幃菴中人

兮西遊斗暉暉兮晝揭嶽巖巖兮夕秋予邊鄙兮賤
夫悵瞻菴兮弗早幸門墻兮未麾矢貞心兮恒保

挽歌辭

中庭聞兮今日何日總帷揚兮蒼生於室悵游子兮
西歸木風颭兮風振悲邈山川兮愁嘆興望城闕兮
魂若崩歷故堦兮弔叢諼白露隕兮霜霰繁椒酒兮
桂漿羞余珍兮杜蘅神憤恍兮若來奄踰佚兮逝不
回柏輦兮杉檨文幢兮素旌送完壁兮山阿從君子
兮允寧

許子誄

有序

正德三年歲在戊辰六月己巳工科都給事中

空齋集卷六十一

五十一

白

許天錫卒李夢陽曰嗚呼哀哉許子乃作誄曰
閩產其傑受命端固孤行介直踐道靡豫爰放厥辭
靡屆靡究執言不回貞厲獲咎懷誠匪察瀆經自効
踰中奮志白刃是蹈義同尸諫信勇可悼伯奇申生
厥履是紹

月塢痴人對

張生含者金齒人也含侍其父南園大夫於京師嘗
從北郡李子游李子居梁也有稱月塢痴人者見焉
見之則含也李子曰子奚斯稱也張生曰含蓋塢於
郡之大保山業焉月東出則對塢而升光觸形應劃
焉顏破暹映曾入虧蔽流徙放也檻輝堂白枕簾波

溢含也於是出塢而立仰而視俯而睨恍乎若失已
充乎若有獲也久之塌焉而忘李子曰嗟冥哉且子
忘者月乎塢乎張生曰含始見其岩矸焉木爛焉暝
析實浮虛繫谷冷風淅已而耳更目易迷不知所精
發靈飛飄若鴻翥矯若霞舉不知孰月安知孰塢山
中人有呼含者含兀兀無以應也於是山中人走告
南園大夫曰而郎癡於是大夫乃亟召含問故含兀
兀無以應也大夫乃大驚撫含背曰兒真癡邪於是
遣含復北游於京師夫安一枝者難語天池之運據
腐之鳶仰而嚇鵠者非其智不如也處小則大者昧
恬於幽則熠乎眩故觀廊廟鐘鼎之盛則事功之心
興覽聲文冠冕之會則進爲之志增與四方豪賢友
則識廣學登於是冥寂可移而癡可遺也李子曰大
哉大夫之教子也含歸何也張生曰方枘圓鑿雖公
輸不能強之使入故材有異宜性有難移彼巧我拙
彼佞我訥彼通我塞是以諸弗入也京師識含者不
謂含弗入也顧咎含曰子奚不仕含兀兀無以應也
乃又咸大驚曰南園大夫兒癡含自笑曰後癡人癡
前癡我癡吾人癡乎寧我癡乎於是月塢癡人稱焉
李子曰異哉若是則子之癡瘳且有時矣吾不予病
而子之幸

而子之幸

虛里子對

虛里子問于龍溪公曰敢問處世有道乎龍溪公曰
有渾渾默默惟道之極窅窅莫莫惟神之窟虛里子
曰異乎吾所聞君子礪人之爽告人之穀於是龍溪
公勃然變色曰迂哉遐乎子之言也且子以若爲爽
非欲其靡爽邪若不以子爲欲其靡爽必將曰是誠
詬我必孽子之短還而詬之曰亦猶吾子之礪我也
語若以穀若不以子爲欲其穀必將曰是誠襄我襄
之必思以加于子者復之曰亦猶吾子之告我也二
端交戰于中故面然而背詆公與而私忌群議而單
詛如是有不危邪夫耽譽者世之恒情希勝者士之
通患今徒示直以賈禍吾竊於子弗取矣虛里子曰

空齋集卷六十一

七文

七

予成若德焉耳知不知奚恤焉苟有以復我適我乎
益苟孽我奚辱焉龍溪公曰惡是何言歟愚龍溪鄙
人也往有翁出龍溪之野見巨卵五色携以歸伏以
舒鴈居頃之剖子鬼顙尾殺蛇身四足青黑班若鱗
是日瑞氛鬱盤紫氣亘下上翁大驚喜祝曰茲殆龍
子天錫我祉龍子性劣惡好緣樹騎屋翻盆倒罌生
之日鷄犬咸鳴走龍子又嗜血食翁顧無所得血食
若且怖於是齋沐誣日請龍子詣溪焉適有婦浣于
溪龍子擊殺食之其家因即擊翁曰是翁家物後數
年夜雷電有龍降翁室繞其故巢三匝而去夫今之
欲成人之德者不爲豢龍翁幾希矣故君子之於人

三宿而後見非崇傲也三年而不言非貶行也誠不通則交不固中不孚則聽不入故楚客以售璞遇刑齊人以操瑟蒙詬國佐以語盡見殺屈原以言直殞軀柰何逐汶汶之煩而招訛訛之議乎虛里子於是蹶然咲曰子之言似矣獨不曰拯溺不畏濡屨揀焚不惜燎衣必欲爲渾默宦莫之行必劓而後充者是豈可哉龍溪公粲然不悅曰子不聞坤著括囊之文蒙闡擊蒙之義詩申玷圭之詠傳立守箴之訓信如子說則三緘之鑄孔子奚取焉二子爭論不能決明日以其言質諸中河子中河子不荅鼓拙而去歌曰瞻彼中洲兮有鳧居居翔而復集兮擇匹而游渴飲水兮飢餐吾魚夫復何求兮

空齋集卷十

八支

馬對

秦子北遊京師墮馬傷是時郁郢子亦有霜露之疾二子共巷而處郁郢子素善秦子居頃之謂其門人曰西不有秦子乎然吾聞其人矣非所謂守道自信者邪於是作黃鵠之歌以其門人上官氏爲使往遺秦子秦子是日會使使來遇諸塗使異其事各反於主而後交焉久之秦子愈先造郁郢子遂及墮馬事郁郢子強起問故秦子曰吾南產也不習馬出卒假人馬即不解良惡是以墮耳郁郢子曰異哉言也且子能盡習天下之馬乎曰不能盡解其良惡而後

假乎曰不能曰二者既不能矣子能終身棄馬乎曰又不能曰子墮馬傷何曰傷足曰幸若是鄉使傷臧絡捩脰磕腦抉背毀齒子尚能即起邪殆哉殆哉秦子聞之驚懼無人色咕咕語曰柰何先生幸以教之郁郢子曰昔者伯樂學相馬於其師三月不進其師曰可以益乎伯樂曰未得其骨三月得其骨矣曰未得其神又三月得其神矣曰吾未得馬之外竟盡其師之術乃辭歸於是持以相天下之馬聆其聲而會其精睨其形而貫其靈然後天下無逃馬當是時也而暇於習乎今吾子不求諸馬之外日僕僕較良惡墮且滋甚秦子於是輾然笑曰闔哉談也千里馬常

有而伯樂不常有子以伯樂望予無乃過乎雖然伯樂即幸而生今之世吾恐驪黃牝牡之徒得以鑠金而刺天也誠使人衆議堅伯樂即幸而復生故不得破其非良也郁郢子不荅憮然有間曰夫物非天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材美弗刳是謂棄天芻粟豐足怠厥力是謂戕地材刳矣弗怠厥力而世無王良造父之儔是之謂命故馬一也遇王良造父則過都歷塊靡流景逐奔電蹠血萬里顯名天下不遇則放之沮澤之中與鹿豕烏鳶並遊豈非命哉豈非命哉昔有獻馬於楚王者王愛之衣之文綉處之華屋席之露牀之安啖之棗脯終其身弗駕也馬慚憤悲

鳴蹄齧思効王一日之用王不從竟老死厩下故知
而弗愛不如弗知愛而弗用不如無用故寧甘心沮
澤之中與鹿豕鳥鳶並遊不願衣文綉之衣席華屋
露牀之安故卽有棗脯之餐弗餐也此之謂盡性以
俟天者也且子亦將俟其在天者乎抑需在入者乎
秦子出郁郢子呼上官氏記之頃之郁郢子疾亦愈
秦子客久鬱鬱不得意乃卒取學職往教于楚下邑
郁郢子往餞之曰子記疇昔墮馬之說乎子之不爲
天下知亦久矣奈何雖然行有物色子者第行矣

郁郢子解

郁郢子寢疾杜門謝客客無以見也金城段昞過武

空同集卷六十

十文

功康海問曰郁郢子何以不出康子曰郁郢子疾也
段子曰郁郢子疾乎疾奚杜門謝客疾而杜門謝客
是有託者也蓋謂郁郢子忠臣不潔名以暴君君子
不違衆以要勳且未形而彰是曰自戕無憂而戚其
憂必集若誠有託譬諸縣鐸急趨響必及之矣康子
曰噉是罔郁郢子也吾將見郁郢子明日康子固請
見郁郢子於是郁郢子擁黃狐之裘馮文石之几尚
以白雪之穀強起見康子坐上坐郁郢子休安若山
貌若數腴徐覘其息俞俞于焉然顧有靡豫之色
康子於是辟席問曰夫子奚病也郁郢子欠伸喟然
仰嘆久之曰康子曰吾誠不能狀吾疾吾始焉怒焉

若飢若思若悲已而輪困於邑柄柄悒悒糾錯積鬱其狀絲焚埃結氤氳靡絕發于脾繫于心浸淫于肌腸腠理之間充之不見其際究之莫知根柢歐之未已觸之復起故居則恍焉惚焉恍若有邊步之不能端寢也夢岑岑焉若將舉而控于帝闔家人驚恠詰予予茫然無以荅也故陳之鐘鼓管籥不知其爲音炫之黼黻繁縟縣瓏結綠不知其爲華啖之芳醲珍烈之品不知其爲甘故飮之不肥膏之弗澤問之莫可名象而排之不能自解也然徧國中無醫之者有玄機先生者號靈醫性使迓之語以狀玄機不肯命駕教使者曰能置泰始之鼎無爲之榻坐我廓然之宇食我切玉之饌元化之羨則迓我顧卒不能置故厥疾罔獲瘳康子出以其言告段子段子曰予聞在形爲疾在心爲憂郁郢子殆有憂乎

直臣字義

空同集卷六十

士文

舉人吳廷對字直臣李子曰字直臣何也吳生曰廷對者對于廷之名對不直不可以爲臣故曰直臣李子曰生奚直焉吳生瞿然避席而請曰直不同乎李子曰夫博問強記奮辭而駭人曰我能爲逢爲于此其直以言也而未必有諸氣天威臨於上斧鉞在側鼎鑊在前揚眉吐膽能批逆鱗觸忌諱屹然山立此其氣直矣然退而悔焉不可謂心也古之直也莫如

史魚孔子贊魚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是矣乃
它日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非直之反乎子讀
易乎王臣蹇蹇直矣又曰遇主于巷又曰納約自牖
一何曲而徐也夫水性曲而木則直二者愚夫愚婦
所知也木生石底不側出不獲達而建瓦屋脊木之
下也雖貴獲之勇不能使之曲也故臣無二道而直
有五義一曰言二曰氣三曰心四曰時五曰勢生也
奚直焉吳生曰願聞其詳李子曰夫直人者未有自
不直者也故隱污之行行於家而光大之議揚於國
共驩其身而以堯舜之道責君者此所謂言直者也
非直之實也故言者其華也氣者其充也心者本也
時者逢也勢者用也故直言者必氣直氣者必心識
時者先幾審勢者有爲五者而能全則聖矣殷之三
仁或去或不去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孟子論氣
曰直養而無害易曰敬以直內學之事也通乎上下
者也生也奚直焉吳生於是俯而思仰而嘆曰大哉
對也往謂臣之直也問焉如蒼焉已矣諍焉如雲焉
已矣犯焉如兇語黑子云焉已矣而不知直之義若
是浩也乃今聞教矣

維極字義

劉峻字維極何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峻者高
夫之名然不極不至天不天不可謂學也故曰洋洋

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猶山也故咸稱峻焉繼之以極夫然後高大備矣孔子贊堯曰大哉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而史臣亦曰克明峻德史之峻孔之由天歟惟堯極之不堯則之哉而論者則曰六爻莫極于上聖人訓辭垂戒焉故龍極曰亢城極曰復于隍鳥極曰翰音登于天而不知易時也有位焉二者非在我者也故道以極成時以極厲位以極危成以達天時以規動位以行時而後學之義備矣峻生長匡嶽間瞻崧高者也而復業詩書誦法孔子末遊予問予名之曰峻請字予曰維極請字義予曰云云峻乃曰天曷能即至也夫孔子不云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

董生兄弟字義

董大夫遣其二子見李子李子問焉長瀾次潤李子曰二子冠乎禮冠而字之吾字汝矣二子請焉曰瀾字汝巨源潤字汝真玉請義焉李子曰吾聞君子之名其子也必昭物以最志其字人也必廣才以章義義以闡訓訓以副名名以責實夫然後父有其家子有其身名無忝實字無辱最夫瀾者源之達而潤者玉之發也故君子測源於瀾揆潤於玉瀾以觀道玉以比德即末以驗本緣用以占體巨小相形真僞以別故弗巨弗長弗真弗光長則瀾湧光則潤末湧以

知巨末以知真是故軻之言道也稱瀾焉繼之以明以光懼遺本也記之言德也稱潤焉繼之以密以栗思務體也子亦觀水平江漢河淮天下之至瀾也然其出岷也嶓冢也崑崙也桐柏也非其本細而末巨也亦觀玉乎瑜瑾璆瑤天下之至潤也然廉而不劌其聲清越乎尹旁達氣如白虹非其體僞而用真也是故君子志道求達考德視發於是乎有瀾與潤之名達必先本發以後體於是乎有巨源真玉之字本植體實訓義乃行於是名副字彰父兄榮之師友成之身無損名家無棄子斯古今之共義也

弟汝含字義

空齋集卷六

高文

二十而冠冠而字禮也弟生三月先吏隱府君名之曰孟章矣十六歲而弟通詩書大義能爲絕句詩責以成人之道可也於是冠弟字之曰汝含在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夫剛柔相雜而成文之謂章患其不章何以含之坤順道也六三居下之上得位之象人臣有美含之歸功於君坤之道也嘗觀天下無分外之事君子亦惟求其在我而已是故有所自足於內則無待汲汲以求見乎其外先王制禮盛服必襲德旌必結則服飾之章晦博文強識而讓則問學之章晦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則章于事業者必晦况三方進而位不

中者乎故雖有美含之不敢挾才能而躡進坤之道也得坤之道可以常久而無咎故曰可貞夫聖人之言大小前後不相背引而伸之自功業之大問學之切服飾之常細求乎言動起居苟非分外之事殆未有可掀揭以自銜譽者可不含歟有美含之而况未美者歟汝含省察無功涵養寡力有長惟恐不揚有能惟恐不知出必修其貌動必華其服又強毅多悔吝是未能有三之章已不能含矣况有之而能含歟君子退則修己進則事君所以自修者掀揭銜譽如此它日得位其不可貞也較然矣可不戒歟汝含柔順體坤之性直方大法坤之德足于內而無待乎外居三則以時發進之于五則美在其中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其章也至矣終含乎哉故旣字之復說其義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文 書九首 附書二首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與徐氏論文書

詒古鏡書 駁何氏論文書

再與何氏書 答吳瑾書

論史答王監察書 答周子書

附山陰周祚書 答黃子書

附吳郡黃省曾書

書九首 附書二首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空同集卷六十一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

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乃顧詐爲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竊

恠丞相忘其大而撥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

者也朕盖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

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

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阮咸陽也朕自有

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

獨不能強諫邪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

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輒背自

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

無恥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爲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徃以私議干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徇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欲爲桀紂邪夫讒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旣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勦爲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闢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

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余年于茲矣始皇帝倍羣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幟而闢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與徐氏論文書

僕西鄙人也無所知識顧獨喜歌吟第常以不得侍善歌吟憂間問吳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

而善歌吟而有異才蓋心竊鄉往久之聞足下來舉進士愈益喜計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下文示僕讀未竟撫卷嘆曰佳哉鏗鏗乎古之遺聲邪方伏謁足下會足下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竊欲自附于下執事即如日休龜蒙輩走之願也僕聞之悚息不敢出一語應意者足下戲邪居無何使者三反於是乃敢布愚悃昌穀足下周易有言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莫祥于同莫不祥于異故同聲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留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則感于入也昔者舜作股肱卿雲之歌即其臣臯陶岳牧等賡和歌當是時一歌一和足下以爲奚爲者

邪其後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上因王作歌作歌以奉王即王戚戚入也足下亦觀諸風乎瀏瀏焉其被草若木也颯颯溶溶乎草木之入風也故其聲輶礧轟砰徐疾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忘鶴鳴之訓舍虞周賡和之義弗之式違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于皮陸數子又強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詖簡侈浮孚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爲詩始連聯闢押累累數千百言

不相下此何異于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彼覩冠冕
珮玉有不縮腕投竿而走者乎何也耻其非君子也
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鄉使繁巧嶮靡之習誠貴于
情質宛洽而莊詖簡侈浮孚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
諸子不先爲之邪故曰爭者士之胥也然予獨恠夫
昌黎之從數子也請與足下論戰世稱善戰非孫武
司馬穰苴輩乎然特世俗論爾何則此變詐之兵也
荀子所謂施于暴亂昏媢之國而後可者也僕常謂
兵莫善于六韜仁以漸之義以斷之禮以治之信以
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蓄之神幽而動之霆擊故
尚父得之佐武王王天下夫詩固若是已足下將為
武與穰苴邪抑尚父邪且夫圖高不成不失為高超
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之具哉夫狂夫
之言聖人取焉足下誠幸而不棄請間伏謁侍更一
深論僕至願至願

詰古鏡書

全同集卷六上

四

姑蘇徐昌穀纂外史湘郡瀕行關西李子持古鏡為
贖復為書以詰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
徃事所以知今鏡不古不靈士不古不成夫自桃冶
氏範金規體利世鑒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冢瘞山
澤歷歲綿邈精氣上泄徃徃為盜掘發暴于人間初
哲治之操壚熾炭也鼓橐成風五銅具鑠什百就模

孰賢孰劣及有入地千祀情質滲漉膏融液結綠求
內瑩赤砂外積扣如哀玉映如飄雪可以走鬼神銷
疾疫皆志曠神進匹鼎敦去聲同時躍冶之器雖或聞
存莫不斂顏以退者所養異也且夫金陽之質也規
天之形也明日之發而月之行也鼻者樞也孔者戶
也凸罔兩山澤之恠詔姦也圍以干支諸屬示用也
然必取之於山鼓之以火翕之以陰化之以水土歷
千祀而後成是天下之至精也夫士鑄于師鎔于友
明德體元冥會億萬載之上踐羲譽之域獵姚姒之
圃剛足以決疑智足以析微虛內美醜遠炳先幾凝
激洑忽待時而發豈不爲古君子哉何則畜不邃不

光變不神不化妍媸之分易立且晦之奧難識于物
且然而况于人乎曩者遇老人橋山之陽綠瞳而玄
髮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駟拂雲之馭謂予曰小子來
台軒轅氏故臣也往從觀九鼎于閩湖之上掇其滲
汁冶之爲鑑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軼帝愈
王驀伯迄于今茲小子其受之爰伐乃翳勿埃勿虧
予時再拜奉歸什襲與俱蓋二十稔于茲矣非大寶
鉅人齋沐消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
有覘于子貌甚古又聞有遠行將涉洞庭蒼梧之墟
百物之奸不可不備乃敢割千金之愛以贈然華毋
忘老人之事夫烈士慕鍊君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毋

辭焉徐子獲鏡拆書讀既再拜而受之

駁何氏論文書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法於是爲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下不改玉趨也而卽擿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以肆其氣傲以豪其言軒翕而崢嶸僕始而讀之謂君我誣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乖於先法茲其情無他也子擿我文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與突開一

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已乃爲舍筏以登岸斯言也禍予者也古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爲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裁古辭以爲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迷今之事尺寸古法固襲其辭猶班圓倕之圓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卽欲舍之烏乎舍乎試築一堂開一戶措

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爲斯言者禍子者也禍子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反規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李杜卽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予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焉蔑矣宜其惑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歸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僂與班爲之也乃其爲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

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歸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鑿而不自知於是爲曹爲劉爲阮爲陸爲李爲杜卽今爲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而後爲道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爲字而矧文之能爲文猶不能爲而矧能道之爲仲默曰夫爲文

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爲法
宜其惑之難解而諛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卽今爲文
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
思澁促語嶮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麓淺謫露骨爰
寢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
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
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沉着雄麗清峻間雅者
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
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
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
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

也猶醫之脉脉之濡溺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
予以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救俊亮
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以爲柔澹濁切以爲沉着艱
窒以爲含蓄俚轉以爲典厚豈惟謬於詩義并俊語
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爲濡可爲
弱緊可爲數遲可爲緩邪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爲
則閒寂獨可爲柔澹濁切可爲沉着艱窒可爲含蓄
俚轉可爲典厚邪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
文子於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子者過言靡量而
遂肆爲峰嶸之談摘僕之乖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
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于子也誠使

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窒俚轉爲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而爲言黯慘有如搖鞞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沉着含蓄典厚之眞爲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此尤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叨通家肉骨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冀其自反實非自高以加于子傳曰改玉改行子誠持堅白不相下願再書以復我

再與何氏書

前書與子論文備矣然僕猶謂不證諸事則空言不切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乖於先法者何也蓋其詩讀之若搏沙弄泥散而不瑩又麗者弗雅也如月蝕詩

空同集卷六十一

九天

妖逸赤道行是耳然闊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線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踈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魄載魂生有此體卽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同今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宜其謂守法者爲影子而支離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寬也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模臨古帖卽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自立一門戶必如陶之不冶

治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楊邪此亦足以
矣且仲默神女賦帝妃篇南遊日北上年四句接用
古有此法乎水亭齒蓄風殿薜蘿意不一乎蓋君詩
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
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卽竒不足訓也君詩結語
太拙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
萬里何其層見而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
必七也僕非知詩者劇談偏見幸君自裁之耳君必
苦讀子昂必簡詩庶獲不遠之復亦知予言之不佞
不然終身野狐外道耳狂悖弗自覺縷縷至此悚懼
悚懼

荅吳謹書

讀論文一篇僕竊疑焉足下之意不過執以艱深之
詞文淺易之見耳恐不然夫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終
不足以知文今人有左氏遷乎而足下以左氏遷律
人邪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一筆其不同特肥瘦長
扁整流踈密勁溫耳此十者字之象也非筆之精也
乃其精則固無不同者夫文亦猶是耳足下謂遷不
同左氏左氏不同古經亦其象耳僕不敢謂然幸足
下思之有教再布

論史荅王監察

僕嘗思作史之義昭往來美惡具列不勸不懲不

之述也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首末弗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篇寡而字嚴左氏繼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省縮以上五史讀者刻日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箱而徙後之作者本乏三長竊名效芳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辭殊禁鬱傳叙繁蕪事無斷落范曄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剟精削采著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蓋不知古史文約而意完非故省之言之妙耳下逮三國南北諸史遠不及曄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群手體製混雜俗雅錯禁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者購故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之歐無是也至於宋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槩抄謄辭義兩茂其書各逾百帙觀者無所啓發展卷思睡矣得其書者往往束之高閣僕謂諸史他猶可耳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也若宿學碩儒才敵馬班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弗刊之典或憚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嘉運昭代之景勳管豹井天私蓄素矣幸公有問輒吐布以聞伏俟大君子教焉

荅周子書

往聞稽山之陰天剡之濱多嗜古篤行獨立勇往人者然僕北人也莫之能知也日者乃奉遐訊拜�腆儀

激發之音玄要之旨高遠之識慷慨之義有曠世之大感閔俗之重悲僕捧而讀之欽羨愾忱內愧彌日曰古哉周子篤行哉獨哉勇哉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僕鄙人也嗜古無成行之寡效立之固獨往之鮮勇足下乃奚取于僕而有斯求也又奚所應而同僕之聲也僕少壯時振翮雲路嘗周旋鵷鷺之末謂學不的古苦心無益又謂文必有法式然後中諧音度如方圓之於規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實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當是時篤行之士翕然臻向弘治之間古學遂興而一二輕俊恃其才辯假舍筏登岸之說扇破前美稍稍聞見便橫肆譏評高下今古謂文章家必自開一戶牖自築一堂室謂法古者爲蹈襲式往者爲影子信口落筆者爲泯其比擬之跡而後進之士悅其易從憚其難趨乃即附唱荅響風成俗變莫可止遏而古之學廢矣今其流傳之辭如搏沙弄螭渙無紀律古之所云開闔照應倒插頓挫者一切廢之矣僕竊憂之然莫之敢告也又每竊嘆獨立之鮮勇往之寡又每傷世之人何易之悅而難之憚也而易之悅者乃又不自謂其易之悅也曰文主理已矣何必法也吁言之弗文行而弗遠茲非孔子言邪且六經何者非理乃其文何者非法也斯言也僕慄之稔矣然莫之

敢告也今足下既有同應之聲又相求也僕安敢終
默也且人情未有不忽近而務遠者何也知其實者
少而徇乎名者多也世遠則論定持定采名則曠世
相慕故漢文帝拊髀思頗牧而不知李廣魏尚者以
其近也近則疑疑則實昧實昧則忽之矣斯時俗之
重悲也今足下於僕同時最近涉疑而不疑又無傾
蓋之談接袵之雅乃一旦走千里之使聲應而氣求
之僕以是知足下立之獨而往之勇也以是而的古
何古之不的矣諺有之曰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
四年佛在一邊言志之難久也幸足下無悅其易無
憚其難積久而用成變化叵測矣斯古之人所以始
同而終異異而未嘗不同也非故欲開一戶牖築一
堂室也足下誠不棄芻蕘辛采焉察焉墨本賦一通
戰國策一部附獻左右者

山陰周祚附

夫有傾蓋如舊白首如新又云曠世相感對面不
相知嗚呼嗟夫是亦足悲矣祚於越之人也越俗
多士古稱五千勾踐之遺風焉今而求古之士有
不可得也古務知略足以興仆起舍而今多詩書
之習柔順和緩拉功名而取卿相拾青紫而享肉
酪反執其所攻而讀之其辭漫漫其音嗚嗚未見
其如古人也嗟夫予獨何心能不悲夫彼生於世

而不能自立非勇也安乎俗而不能有返非智也
非勇非智不可爲士我思今人其誰歸乎往寓幽
燕有携空同集過予者予抱而讀之再三而嘆之
嗟夫世有是人予不得而見之予豈人也哉方時
舉進士不獲自逸後二年出宰東阿又不獲自逸
每抱其書不置予未逮老當有以遂予之心也居
東阿不六月以父憂歸越憂中益思見其人而於
禮有不可出矣鄉里之人見祚如此多購近時鳴
世之文相與議論氣卑意下祇令人悲悼耳果追
空同哉嗟乎予不見其人也而止是書爾追憶予
年駿駁乎四十有四矣白日易下逝水不返墮弱

苟且以俟其老將柰何也求虞翻趙燁陸佃放翁
於鄉之遺書而讀之吾意未覺其有當也登會稽
之山想黃河之流浮雲西馳征翼東向又不能不
空同之思忼慨幾於泣下而左右之人豈復知予
者哉誠以惜時不如立名慕德不如勵行追古不
如就今執文不如親炙此王粲有依劉之誠張敏
有夢惠之歎古今之所共欽烈士之尤甘心也轉
展思惟莫能爲心昔施惠死莊子至寢言子期終
伯牙至不彈天下之士豈弟子恨不得師師亦未
嘗不恨得弟子耳楚國之寶惟卞士之愛燕市之
石多衆人之羞其誠有合不合知不知論衡致推

於蔡子玄經式重於侯巴詎無其故哉祚自恃世人少有知識霄壤百年忍同螻蟻男子生不成名丈夫沒無所稱得不悲矣足下視予其真何如抱茲憤懣莫與告訴出門天地如此之大往來之人若是之多今人爲文有復逾空同邪然以衰經嬰已未易奔趨托便鴻而附音因北風而逆告復望恕子皮之狂哀窳戚之志不吝賜教感惠無窮矣

荅黃子書

自邑來辱致華牘竒帙兼之高篇展之爛然誦之鏘然目之蒼然淵然蓋所謂希世之珍也僕潛伏空谷久矣覺然之音胡爲乎來哉夫志士死道貪夫死財

故攬仁收義汲汲若不及者君子之所以樹名慢藏深積孜孜若不足者小人之所以穢身故曰有若無實若虛公私之用別而務得之心一也僕西方之鄙人也少鮮師承白首多岐獨往雖力夾持則寡甘心丘壑弗求知聞者垂二十年矣吾子乃忘已羨人注神馳想發爲英章揆其密義過推踰獎布誠剖疑取諸同聲之未定交千里之外豈非仁義之懷切汲汲若不及者邪夫水一也灘聲而淵寂者淺與深殊也吾子何與弗探何明弗則機觸而天動才運而颺發思出而泉湧固所謂萬人之敵也橫照今古燁如懸鏡尺牘千言鑿鑿中的乃顧歆然自視定同聲之交

於千里之外非有若無實若虛者能如是邪婚嫁果
畢五嶽必遊僕老矣尚能撰杖屨以從聆玄論覲睟
顏竊至人之靈氣或能破慳袪鄙吞精吮凡長嘯盍
埃之表昔李白遇司馬子微謂可與神遊八極遂賦
大鵬以見志吾子固希有之鳥也所慚僕非圖南翼
耳何日坐雲崖濯洪流高議大觀與君共之祗增悵
戀耳

吳郡黃省曾附

省曾伏跡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
窺覽古墳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綠此道喪絕遐闊
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警襲上者深餽詭結

空齋集卷六十一

六十五

下者縱發放吐此駮驥所以空羣而和王所以希
貴也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 聖代鴻
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
於先生由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音彌國而
黃鐘特奏至勇不搖大智不惑靈珠蚤握天池獨
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
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寔廼先生倡興之力迴瀾
障傾何其雄也卽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
海濱旣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之交每聞品
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奮厲焦苦矣方
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未見其止先

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武弁家于吳故今爲吳人少從諸生困躓奇薄無風雲之便阻遏攀造然蘊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常謂丈夫生世進不得振耀 王庭揚摧治體恢展經濟發揮聖謨卽當裹糧躡蹻周遊五嶽窮覽六合舒豁襟抱選長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之交識或咲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爲五嶽山人賦詩寵行將追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卽溯黃河薄戾宋都登龍門伏下塵以咨叩大君子洪蘊究討文章指歸庶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

弱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夙懷不遂心悵鬱惱惟仰天唏噓而已茲復不言齡筭曷常恐一旦燼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恨玄臺爾矣公烏知哉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僭布區區且有請質焉陋昧愚瑣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故虞書顯爲言志泗夏標之嗟嘆古人搆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頽矜蟲鬪鶴遁相述師如圖繪剪錦飾畫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莖愈衰千葩萬蕊不如一榮之真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唳哀哀而會節鷓鳴

響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人
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逮藝矣
雖徧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真機罕悟獨見我
公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
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
新新無已而脉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
容色澤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
布賤索處無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錄諷詠
洋洋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
類康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宕
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

盛矣昔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藪而詩道
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遑
矣何我公凝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後
哲難繼 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照四

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煙澤
有此好慕鄙生耳管測蛙仰不知公果以爲然乎
何大復號稱名流而迺爲誇論曰文靡于隋其法
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於靈運嗟夫嗟夫是
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少寬宥矣
獨謝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爲登涉之言締搆密緻
妙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卽之不得

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
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爲之啓導
也前薪見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
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往往而是所係於詩
者當辯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執是而
言是貴形膚而略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
亦焉知是非但於心有所不安憫惻高賢受誣恐
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請質耳望我公其詳教之南
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首僭求削示幸甚幸甚
倘不即土命駕有日北望雲空無任惘然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一

空同先生集卷六十二

北郡李夢陽撰

文 書一十七首

奉林公書

奉邃庵先生書十首

與何子書二首

與李道夫書

答左使王公書

報吳獻臣書

與王獻可書

書一十七首

奉林公書

愚生也晚不幸不獲侍公然又私幸漑公之餘波凡聞公一言一行真如觀景星瞻喬岳寤寐向往以標

空同集卷六十二

一天

以趨而愧莫之能也所委序詩之文力綿才孱實莫敢承而札教屢及豐貺接至夫學非子夏孰引毛詩識殊元凱胡增左氏將筆復輟竟自遲疑厲石峰藩使尅日北行有僮南返因自竊計大賢知遇義難卒孤卽文之弗佳亦鄙人請益之端也用是弗揣輒作林公詩序一篇言或過當離經乖義就便黠竄敢不拜公之明惠

奉邃庵先生書十首

奉邃庵先生書十首

某不肖不能抑則懿矩諧世寡術積誠弗著動輒獲咎貽父師寤寐之憂然私懷種種徒抱瞻戀而莫敢輒上一書者以物議未白爲門牆羞也今送門子造

僞章二事勘官勘咸有下落無我干矣人人稱慶以爲天道至公而勘官心反不悅乃准人奏我事咸勘實江奏我事咸勘實吳奏我又咸勘實而我奏江與劉喬事則咸勘我虛揚言曰不如此無以塞科道之口而快其心某謂前二事既明白諸亦聽之而已不復與之辯而勘官猶云中之不深乃於勘文外移文各府縣廉我陰事某自保曾參決不殺人料亦無事可廉也即有之不過害我作官耳彼既不能害我作人他非所憂矣某自沾餘馥以來廿年于茲矣恒懼玷點名教愆違訓旨每以不欺師君實不以死生富貴動心法希文而攬轡澄清則欲效孟博之爲不意

世莫我知百犬吠聲千人傳虛凡所振紀綱懾權貴興禮教作士氣起廢舉墜拔冤伸枉植善鋤強皆置不說而妬者目爲生事異者倡爲尙氣仇者指爲奸邪私者誣爲善訐排者劾爲不謹喜諂者見秀才不望塵雅拜則曰歪提學使之罷輒者無能爲也則曰強臣奪其權人卷畢集而推託者則曰畏李某而人卷不易提解問賊官者不恠官之賊也則曰李某有害人之心非惟不之恠顧又禮貌之唾罵者不唾罵賊官也則曰舉賊官者可唾罵時事至此中夜拊膺未始不流賈傅之涕而危巷伯之遭也古人邈矣試論今人陳士賢曲庇諸生有爲強盜者釋弗問也凡

上司咸莫敢諸生何敖靜之拳毆唐御史爭小試甚
至挾刃而入唐御史發疽而死當時未嘗以奸以強
以歪以詐以害人以生事以尚氣加之也某無事也
而何以蒙是名也楊繼宗對人輒罵臧官不絕口凡
有事於其邦也則沿途伺察其動靜嘗以按察使朝
覲見藩司官封人事送人輒挾之并列已名嘗又任
意縱賊囚當時未聞謂之奸之強之歪之詐未聞謂
害人生事尚氣也雍正隆以臬使路辱知府爲都御
史則鞭叅將爲右轄時潮人惟知雍布政耳詞訟者
不復之臬司矣天下咸壯之不甚謂非某無事也今
其加我者矧又無形之謗而甚者如任漢所陳咸懸

空架捏初無影響幸賴皇天無私 太祖太宗二皇
帝有靈孤臣寸心竟獲洗雪而勘官者乃不降心平
氣開布至公猶欲他求中傷夫善人者國之經端士
者天地之元氣也今顧爾爾矣而于其可摧可抑可
廉可擊及一切收威柄而潛消跋扈之計則反畏蜀
如虎莫之敢動也某嘗對勘官大言曰今諸瑣瑣勘
畢矣然非元氣所係紀綱之關也必於激濁揚清之
內而暗寓扶陽抑陰之義使彼知朝廷有不可罔之
法天下有不可屈之節古今有敢爲之男子無能逃
之貪吏然後能懾服勢雄係屬散潛泯亂階勘官
曰慮有後話耳某曰夫燕卿者代 天子行者也大

理者持天下之平者也然猶慮有後詞則天下官不
勘事邪彼不聽某退悔失言矣孔子曰不可與言而
與之言失言彼得意直欲保官耳夫士之見重於世者
以人不以官以若所爲即使位極人臣封公封侯時
衰運移一旦捐館亦與吾輩等矣傳之天下後世當
云何矣激切踈鹵不文臨封悚慄

二

草莽中伏聞謝柄歸里卑懷無任喜慰比遇張生言
眠食安健門客往來者如常也則又慰又喜某私計
不謁杖屨奉道顏今十年餘矣雖耳聾目眩神
馳心注無殊曩昔然悲離隔慕親接於衷莫之寬也

高集卷之二

四文

壯歲性狂膽盦高視獨行四方是負意之所拂投冠
便往以爲軒冕之耀不若丘壑爲安於是一擬江左
再圖襄漢心勇跡阻竟還舊樓才弱成寡自鄙自嗤
去年室人喪亡子蠢孫孺家事埤躬顛毛漸種種矣
夙志謂何臨鏡竊嘆邇卜域鈞州大陽山其地泉石
幽曠想於茲焉老矣南望門墻豈勝瞻戀

三

愚無似然陶範懷德景行慕履真仰如日月親如父
母無日忘之無時忘之顧經霜逾暑左右訊缺音墨
載踈斯窮居寔接因循自阻之故非敢忘大昧深安
下而恬汗也年來自惟復駕焉求之義杜門絕游葺

室廬闢田園爲終焉計然猶多口是增身非娥眉羣
妬奚來死生有命聽之而已戊寅之歲再舉一兒去
年一乳兩兒皆幸生活通家骨肉敢附以聞虞萬里
行草次布白不勝惶懼

四

張陶二客比數往來以是得聞起居爲詳爲慰某疑
似之跡市虎成眞而勘臣遂以殺人媚人爲心鈎織
窘辱無所不至幸素翁當道疑剖似解不費言說大
誣明釋某嘗自鄙亦嘗自幸自鄙者踈亢弗容于時
自幸者元老碩公取爲要駕之馬目爲磊砢之材也
某反觀私計平生不敢爲汗下苟且之行即溝壑陷
不敢爲門牆玷也

五

既見遽違瞻戀增劇心旌去旃摇摇共西伏念天生
李晟本爲社稷朝有君實吏戒邊隙顧經綸早卷岩
壑淹棲塞塵旣起廷論乃歸大相元宰老就金革窮
沙大漠殘城羸馬焦勞心骨想見先憂之容然秦隴
舊民伏威涵澤望公之來眞如日月之照雨露之濡
斯所謂事半功倍者也某少耽章句曲荷陶成迂
執忤時中歲淪斥無由操策轅門侍聆邊略然金鼓
之音旌旗之色恒若親之斯雖想像之餘懷亦聞見
之素心也委箋名作自慮知識蕪淺黑白或混青黃

是蓄然命嚴意懇弗敢固遜緣節鉞過汴時內人暴
病夜警困瘁會風又襲之逾月始平諸帙校定涉秋
畢矣鄙詩二篇敢上左右非能步驟來章幸置贈什
卷末亦驥尾之附也聞有脇痛之疾事體定後想勿
藥矣伏惟強食節勞爲社稷爲生民自愛不宣

六

門生李某死罪死罪上言歸田錄四帙奉教勘定了
畢敢先馳以獻者竊念某身處堂下眼在管中乃敢
橫肆譏評點竄名作謬擇明珠瑕指完璧某誠死罪
死罪夫栗然之色不以指而損美者以其璧真也淵
然之光不以擇而亡圓者以其珠神也我公神珠真
璧幸無怒于妄人轅門萬里無由質疑以聆緒旨西
瞻太華吳岳之峻不勝仰望戀慕之至

七

伏念日者途館趨侍河舟登別踟躕春野佇望風帆
感慨今昔衷曲悽惋憶在冲年獲叨鎔範萍蓬飄逐
忽焉衰暮公逾七袞愚過半百會不信宿復此違隔
人非木石誰堪此懷也大作十冊校定者九遺者自
訟橐耳愚嘗靜繹潛究推求旨緒西巡諸作矜持嚴
整大而未化立朝之作廊廟冠冕俊拔典則邊塞之
作忠誠奮揚規畫槩見歸田之作幽眇流行情渙意
層變化百出矣揆厥原本蓄厚決沛蘊深光淵故觸

之則發驅之則伏寫之無逸景用之無梗事鋪之無
留情遂使工辭者畏其渾淪負氣者讓其雄高攻意
者服其巧妙雖唐宋調雜今古格混瑜瑕靡掩軌步
罔一然所謂千慮一失者也一代名筆後必有知子
雲者縷縷之談未及而陳敢附此以聞

八

徐州使至知蒲輪北矣公之出處天下關之初公之
南也愚嘗私計出則利國處則利身且今夢傳卜尹
之秋孰能使公獨以身利哉夫治朝亦有雜進君子
不無異同今欲主張國是定雜爲一合異爲同非公
是利而將誰利哉往者公之柄政也議者謂公喜通

空齋集卷六十二

七支

才獎辯給拔門士優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
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辦之流揚而
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
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
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成天下之
豐豐夫日有中昃時有孟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
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消長生才有
高下邪抑有之而未用邪用之而未盡邪斯非後生
小子之所知亦非所宜言者以道義肉骨弗覺縷縷
至此大作四種五冊勘檢各畢敢緘付來使以還企
瞻光範北斗在天斟酌元氣霖雨四海猷畝之氓伏

俟太平無任慰幸懼忭之至

九

十二月半間王承差齋教翰詩冊至并獲災變陳言之章 皇上慰諭之札竊嘆私幸連夜彌日嘆者遭際之難而幸者夫子之道行也伏自 皇上入繼虛心委政禮眷右儒孝敬恭默天下信之有 君有臣愚安得不私爲之幸然必至誠而後動積久而後徵於是又知遭際有難焉因念夫子東蒞要樞建白彈駁不止數十百章而精誠剴直該貫練徹格心明誼指事正體無如此䟽之大且切者斯所以 天聽回而眷心注也仲舒三策光武十行今復見之太平之業非我夫子而誰望哉所委勘檢屬年殘倥傯俟春初完報耳夏方伯人便輒布此悚懼

十

歲事復更瞻望台斗戀慕愈切大製三冊勘校各畢中間批評言語放肆去取嚴刻殊非事長事貴之禮愚以爲託屬既專導誘復至使有懷弗罄不涉於欺乎故寧言之而欠當不忍知之而弗言况由此有獲教者乎是非可否無吝開示固愚者之幸也

與何子書二首

勘官以送門子造僞章二事與我無干乃反大懊恨深其文鉤織如以釘釘木惟恐不入也然竟公罪無

柰何乃招擬還職而於叅語則曲紐刻加務求合言
官之文此亦甚足笑也僕靜觀性命之變窮通顯晦
斷斷有默定之數通顯卽無賴亦進用苟窮而晦叔
向柳下惠不獲免也以僕至公極廉脫寢富貴誠利
於國死生以之猶不免大惡之名之加他可知矣僕
此一言一動悉爲仇者所搜羅江御史搜羅者二吳
廷舉者一淮人者三然竟若斯焉矣僕私謂勘官勘
畢必酸心流涕痛我之冤而憤讒說之易扇而今乃
反爾爾可笑也餘見文詩四月八日

二

勘事一二日畢矣而淹至三月廿五日始發回省城

空同集卷五十二

九文

候命下今寓城北玉虛觀也蓋是時赦下已又有使
之無引赦者而勘官遂不之引赦勘官初許只在廣
信候命下形諸言矣已又發回省城此亦有使之者
臨發第嘆曰斯非我意你衆人所知耳僕今決長往
此等不足與較云云者欲君子知顛末耳家人尚頓
九江蓋俟僕同歸居鹿門耳自僕罹此難友朋多不
復通書問結交在急難徒好亦何益僕交游徧四海
矣赤心朋友惟世恩德涵與仲默耳其難如此可悲
可嘆同日

與李道夫書

僕婁直之性孤危之行皎然難白之心自諉世無知

已久矣乃幸而遇大君子者違群而顧汰沙而收訓
惜保獎日彌月增此真僕希曠之逢然君之信善弗
疑夷險靡貳即古大丈夫之事何加矣而隨場悲喜
寒燠異情者聞之尚有里閭之疑可詫也信之獄勘
者任私拷成蔑有理法無竟明之事無不寃之民如
程伯者總司問而君詳而允者也勘文所不載勘者
羅織插入擬程伯末遠充軍而坐僕以故入此更不
可曉亦大可笑也蓋彼意止欲害僕初勢不啻山墜
然竟莫如何乃擬僕還職而於叅語則深文鉤陷迎
附彈者我命在天聽之而已復何言復何言獨念遠
逝甚邇無計縮地把臂一談用泄俛仰千古之懷耳
跂望光範曷勝愴惋有便不吝數寄則為慰大矣

答左使王公書

吏至奉巍牘檢豐貺詢所從來感刻深切嘆惋并至
僕自險難以來素號海內義氣友朋知已親舊不復
通一書者多矣而公獨以一日之雅乃千里遣使跋
艱泛涸出境致問申詞布悰此其介然之明毅然孤
往同聲必赴破衆而趨詎足與隨場悲喜逐波浮沉
者道邪傾盖如故白頭如新豈不信哉竊念僕人雖
蕪鄙志不安下顧內愈精而外愈疑心耿耿而踪靡
白嘗自負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貴死生毀譽動心而
後天下事可濟也於是義所當往違群不恤豪勢苟

加去就以之不意時體不然哄然排笑吠聲射影釀成大獄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凡此咸僕忠誠未孚於人而婢直不慮其後所致即使時論優容而如僕者終豈用世之才不敢更覲行列塞賢路也今諸謗幸願洗雪白矣即日揚孤帆泝江漢入鹿門偃仰丹壑願觀諸大君子太平德業之盛而霑其餘休斯志望畢矣然此隱懷也不敢輒告人而今吐露於公者以有鍾子之知蒙歡樂之顧者也來吏謹敏能悉公官履嘉大之詳瞻佇景輝不勝躑躅不宣

報吳獻臣書

雄章珍餌孤使遠馳仰知公有至意焉奉誦什襲與

心俱藏也北來尚無消息僕今手纜以待消息來便開也別後沿途采詢謠議士人頗不以僕輩為非而不知者猶謂僕矜已凌儕而謂公附炎忌才此甚可笑也僕與公雖幸並生明盛之世共有海內之名而往昔邂逅湖東交衽接席談不逾日竒情未諒各負氣不下致生異同此亦古今豪傑之常而僕之過執靡遜自遂往顧厥咎孔焉然於心無它也患難相值風萍偶聚頭攢耳摩臥起相聞酒食延呼數月之間兩襟遽豁轉為綢繆前何以矣今何以歡隱衷忤懷彼此獨知矣來詩云夫既違顏面豈不愜素心如何異同論三兩相差參君誠子淵儔而我非孔壬辭旨

婉實所謂言不違心者也第子淵擬僕則似過耳長
徂有日悵念風義爰爲放歌一章輒煩來使母曰反
之而後和也

與王獻可書

人至奉書狀備論接遘大憂彌年在疚顏形可知也
蒙以銘文見托委非其人潛光何闡顧通家肉骨義
當効力千里馳使勢難固辭然僕謂凡文必據大體
存氣象是故瑣屑尋常一切剗刈銘文中間不無筆
削斯以意會可耳八世敬仲大名畢萬恐費搜索輒
附以聞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三

北郡李夢陽撰

文 祭文一十八首

九江謁濂溪先生祠告文

蘇先生入白鹿洞先賢祠告文

丘先生祭文 熊士選祭文

周副使祭文 左公墓祭文

汪世興祭文 延平同知閻公祭文

王汝隣祭文 林元佐祭文

李員外祭文 余員外祭文

馮照磨祭文 祭鮑子文

空同集卷六十三

一 支

二弟汝含祭文 方山子祭文

內弟左舜在祭文 外母廣武郡君祭文

祭文一十八首

九江謁濂溪先生祠告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秋八月中順大夫江西按察
司副使後學關西李某以巡視事至九江府乃八日
乙酉率郡之官屬師生等敢再拜謁贈道國周元公
濂溪先生祠下而以牲醴匹帛修厥奠事乃爲言曰
嗚呼孔亡孟殂言湮聖迹六經僅存異端爲敵天產
夫子起自南夷繼絕開來文不在茲圖書啓秘我明
我聰譬晦而且江河地中嗚呼夫子貞履坦坦道光

跡幽自彼魯鄒匪我獨遭我峩廬山公遊而棲爰墓
爰祠百世是師某沐馨研粕年逾三紀志銳質劣無
成內悔文鐸忝竊言邁江邦過公里阡汗顏傍徨式
修厥明以奠以祀品豐于豆我酒伊旨誰其配之二
程夫子濬深貫與敢忘本始神格相予造我髦士尚

饗

蘇先生入白鹿洞先賢祠告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九月戊申朔越四日中順大
夫江西按察司副使李某敢昭告于前提學虛齋先
生蘇公公昔省方視學矜珮作氣抗折權貴威武不
屈茲洞之興公實有力某謹按祀典德祀功祀二者
公並有之爰采輿情載稽羣議飭南康府以九月四
日奉木主書公銜號姓名入白鹿洞書院先賢祠公
神是依來遊來豫敢告

丘先生祭文

維正德四年歲在己巳六月甲子處士松山先生丘
公卒其友人北郡李夢陽以柔毛庶品爲奠而致辭
曰於乎士有曠百世而心相求者矣而公與僕生並
時也又共里閭而居豈不幸哉當是時公年六十餘
矣而與余交余仕宦人也而獨敬重公以隱操此非
世俗所謂相左者哉然僕於公則相合也此豈苟然
而已者邪且以公之豪鉅使出而于仕與世翩翩其

所就固可量哉而說者乃曰何論愚智顯貴則身高此所謂井蛙之見也誠以彼較此其輕重可同日而語哉是以原憲季次之倫寧沒迹於滄波岩穴之區而不肯苟祿以徇世卽守蓬蒿畢身隱約而死而終不與汶汶者比權而量力也古人有言曰天道無親惟善是親不於厥身於其子孫且如陶潛杜甫非不善人也然率困苦不顯見於世乃其子率又不甚似亦謂有天道否邪故原憲季次雖隱約然不以其故而損名陶潛杜甫其子卽不似然議者不以其貶其行故曰君子強爲善而已矣公何憾哉前公以壙志數見屬今且撰公壙志矣不敢卒負

熊士選祭文

仲夏之文我舟南邁衝沙改路浩浩江瀨顧瞻劔浦有墳山阿慨思哲人攬涕滂沱惟斯哲人志超美心如玉如金英其德音豸巍於冠立朝之端如鷲戢翰鳥棲弗安炤裾並珂嚼昔京室晨遊繼燭宵吟見日形忘道孚死生膠漆妖侵中昏塌翅各歸天清地寧重離再輝我乎南來哲人玉頽蕙零松摧不見顏儀見此夜臺絕絃爲誰掩袂徘徊百身願贖返魂無丹巨川滔滔林原盤盤車停馬駐孰知我嘆尚饗

周副使祭文

嗚呼公父子蓋棺者于茲兩月矣公之罹禍之慘見

之者哽咽不能道其事聞之者不忍聞也卽不相識
爲公猶痛悼忿恨不欲與賊共生矧吾儕於公同進
士爲僚友邪當公之擊賊也知有君也不知其有身
公之子知有公也不知其身爲身也使天下爲臣者
皆如公爲子者皆如公之子可常治而不亂矧有如
盜賊矧有如公父子者死於盜賊之手嗚呼何忍道
何忍道不忍道而復道此者亦以痛悼忿恨天下無
公父子者耳今公長子奉二柩登之巨舟由彭蠡大
江反壅於故丘較之無聞而死者死同而所以死則
固殊矣尚享

左公墓祭文

卷之三

四支

年月日具官某以牲醴之儀遣末新縣官往祭於奉
訓大夫秦州知州左公之墓曰始予下車詢公園域
掃治缺人鞠爲榛區心竊悼之函欲往視今在鄰邑
竟亦斯沮鳶蘿之懷歆焉靡寧乃輒遣官臨祭公如
有靈鑒茲未忱於乎碩德下位澤復弗延於後人孰
謂有天道哉尚饗

汪世興祭文

維正德四年歲次己巳十一月某朔越某日友人某
等謹以庶品清醑奠于亡友校尉宣武衛百戶汪君
世興柩所其文曰嗚呼世興死乎真邪非邪兩月前
世興別我行往山東固偉然一壯男子也而今遽死

乎世興爲人無致短之道不宜客死暴露而今短邪
又客死而暴露邪且今狂悖無行負君父用奸計欺
壓輩行得罪友朋者豈少也然多白頭不死乃今竟
短而客死而又暴露哉且自有宇宙來忠直獲殃咎
不才受顯福屈伸顛倒夫豈少哉至於論人則于其
行不干其年今世興卽短而客死暴露較之諸所白
頭死牖下其得失不侔矣嗚呼世興余又何悲

延平同知閻公祭文

惟昔杏林坐宴花京走馬元龍逸氣王融妙年附蠅
有幸方慙葭倚逝水難謀遽成萍跡浮沉旣判悲慶
隨生中間乖隔嗚咽何述又况雍門軫存歿之懷山

空同集卷六十三

五支

陽起橫吹之感迎輒撫孤此痛疇堪緬惟年甫釋褐
星軺衣繡鷺軾當其攬轡河朔褰帷濟上風聲義氣
豈出范賈二子下哉故時弗常春明必有晦林甫曳
紳九齡禔爵丁生端笏平仲竄荒雖顯幽定數智人
罔談而慨古憤今志士多淚閩邊越徼竟墮跼蹙
雨蠻飈徒歸唳鶴一麾尚尔胡論高牙獨覩南來孤
魂西返榛墟巖雪風亭暫依禮同斗酒情倣生芻昭
昭有知鑒茲末懷尚饗

王汝隣祭文

鳳翔千仞龍游四澤昧者翹首而挹其輝枯者跋足
而俟其液乃一旦翮殺鱗脫奄焉與常羽凡介同盡

共滅此其恨若痛有不肝蝕而腸裂也邪於乎汝隣
方岳之任高矣陟矣挹君之輝而俟君之液者天下
有同情焉人士有同評焉乃亦殺翮脫鱗奄焉與常
凡者埒邪追惟牛刀初試驚車載揚錦炫鸚擊何者
風采雖寶缺中埋而龍光竟吐柏臺薇省台輔是階
李廣不俟顏回終天天乎命邪此恨此痛行路靡堪
矧附驥于甲流斷金於末契者哉某等輔蓬自昔聚
萍在斯淮陽匪遠哭吊罔由寄薄奠于生芻軫遐悲
於宿草文縮意求室尔心綿尚享

林元佐祭文

23941

空同集卷十三

六文

年月日友人某等以庶豆清醑奠于故戶部員外郎
東石林君柩所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元佐旬浹喪
二子未幾身與俱亡天之禍林氏亦遽至此極邪元
佐氣體若北人善飲食不畏寒暑而一病骨立以死
元佐上不負君下不負民內宜於親外義于人足未
祀矣而乃竟無子識元佐者謂其空洞坦達道遠之
具而其官若壽竟止於此之數者展轉思繹莫究厥
始而所謂天者果安在哉予嘗博觀天下勢有所難
恒數有所難一卒然而值歛然而失則雖所謂天者
無容力焉故得喪不足以自律而成敗不足以盡人
不然豈無崇爵考終傳之子孫無一善可稱于世者
乎予固知元佐且將唾之不顧而自亮其死之爲安

也他何論哉他何論哉元佐馮麗雲附景星攬觀宇宙之內亦少慰乎

李員外祭文

嗚呼君結衾蓋棺離人世者忽二旬于茲矣思與君偕入並馳棋局酒杯誼娛笑諱極平生過從之樂而今不可獲矣頽然之貌森然之髯恍然立吾前豪激磊落之論侃侃在耳也而呼之不應招之不徠也君慷慨悲歌人也英爽不散之氣必有附麗馮倚與陰陽相升降者歟然予不得而知之矣自君之没予寢不安枕食不甘味索歛重息未始一日而置蓋一以憤善人之弗殺一以悼交游之陵替則君之英爽不散者亦有鑒于斯否邪

李高集卷十三

七

余員外祭文

嗚呼士有負陵雲槩日之材挾奮迅扶搖之翮一旦崩隕僵踣與百卉共盡腐鼠同殫必有水火之厄彫鍛之疾虞羅斧斤爲之災者否則衝風毒霧排其堅幹焦其勁羽嗟吾邦臣有一於是乎而遽奄然死乎曩謂君垂蔭萬畝振翰九霄可計日而至而今已矣嘗竊觀天下貌弗中相羸瘵多嗜慾弗壽志庸識卑弗貴謏薄弗祿悍急弗殺嗟吾邦臣有一於是乎而穀也祿也貴也壽也于斯焉止乎或謂君席肅敏之業產富千金年四十餘育五子又蒞官赫赫畀之良

而奪之全殆所謂天也夫良者天既奪之矣彼貌弗中者羸瘵者多嗜慾者志庸識卑者謏者薄者悍者急者顧或全之何邪向畀之材若翻又安所爲邪嗚呼是固不得而知又奚足爲吾邦臣辭也始大夫命下群趨賀君相顧而笑詎辰蠲饌將大饗賓客孰謂慶者出廬返轡來吊非斯文之至厄千古之深悼乎是月也設旒于庭戒行有期君有老母日夜企君之歸君之魂氣尚無它之乎

馮照磨祭文

嗚呼生死其天乎哀懼其情乎不有邂逅之遇金石之盟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一旦幽顯異途榮隕殊

全同集卷十三

八文

科於是軫雍門之調誦蒿里之歌傷如之何矣臨君之門歸轡駕矣丹旒揚揚柳在下矣子衰妻經賓客縞衣冠送矣嗟嗟悲夫修榮短戚窮憂達悅伸暢縮抑人情固矣及百年共盡一杯均掩狸鼠內穴螻蟻下吶草卉瓦石又何異矣孰天孰壽孰愚孰智矣君雖弗昭異於弗仕四十而有子異於徒死吾又奚悲吾又奚悲

祭鮑子文

維嘉靖元年十月癸酉朔越十有六日戊子梅山先生樞還於故山其友人李夢陽設奠夷門道左再拜送之而爲之言曰嗚呼鮑子胡爲乎來胡爲乎歸子

之來也高冠大衣輕舟穩車前有廡後有臺江行月
迎山邁雲隨而今之歸丹旄前飛素幔後圍賓客縞
衣而白冠送子吹臺之側哭子長河之干嗚呼鮑子
十年北顧氣橫中原一旦堂堂之軀而爲營營之魂
乎豈生死有地壽夭者天乎草木黃隕繁霜慘人吳
澤寒波越猿暮呻子無東無西無南無北鬼返魂俱
還汝鄉國汝有朋親弟昆宗之子族之孫有迂於境
有俟於門肴嘉酒馨肥牲香豚汝嗣六齡哭爺零丁
汝靈汝征汝家汝庭尚享

二弟汝含祭文

汝含旣卒之三日二哥以牲酒果爲奠拊棺大慟仰

天而言曰嗚呼吾弟吾尚忍言邪昔我先君徙官於
河藩挈吾兄弟僦居坻邸入鮑出嬉家室如火元年
戊申喪我季姊癸丑喪吾母乙卯又喪吾父八年三
喪故業崩解骨肉荼毒李氏不絕如綫維伯兄念先
世起家之艱夙夜罔懈振我中葉久而未集吾雖竊
有班秩顧恒有歸志而大我門閭惟汝焉望而汝今
死已嗚呼尚忍言邪尚忍言邪汝七歲猶乳以吾母
絕字於汝也十歲矯悍群兒莫之敢鬪十三四綴幡
走馬捷如猱猱吾知汝稟之者厚也十五涉獵典籍
日誦二千言微旨與義多所自解十八九鏗鏘軒露
漸有光彩吾知汝蹄齧者必善走也吾見汝額骨隆

隆起髮際巨口豐頤闊步凝視始生之日有不速之客二人來緋袍而阜蓋吾知汝貴且壽也有一於此足以不死而汝竟死邪昔先君易簣惟汝焉憂以婚姻屬兄以行業責我爾家爾室厥女彌月兄亦庶乎矣汝行未見業未大予何以見先君於地下邪去歲仲冬汝從予通州疾病尋作目眈眈而癡首岑岑而惡更數醫之手而巉然骨立日銷月削抑孰謂遽罹此害也嗚呼天命邪蚩蚩之氓天平壽之命乎佑之何獨殤吾弟且奪其後邪凡此皆所不忍言而吾言之雖虞爾之魂亦以泄吾之悲夫吾能言者言之矣所不能言汝亦知之否邪

方山子祭文

空齋集卷之三

十文

方山先生卒殯矣大梁李某乃以香幣之儀遙奠于殯所爲言曰於乎橫海之鱗釣者徒肝順風之翼弋人何慕子也傑特警捷英悟彈鋏悲歌振纓高步扁舟浮游駿馬馳驚五岳丘垤萬古昏暮軒駟弗義視如蚓螻一言苟合千金毫毛弱弄觚翰壯涉風騷咲銜杯醜手無停毫於乎鄭子易良其背詩養時晦天道忌露自滿者潰茫茫草澤曠曠豐沛挫折松摧珠沉玉頽鳧鴈嗚呼雲霾慘其遵吳邁越魂氣東之方山書屋沙溪釣絲驚猿月嘯孤鶴夜悲生蜀延頸山川紆迴歌不盡哀意豈達辭悠悠君子孰知我思

內弟左舜在祭文

年月日左君舜在卒越四日其姻兄關西李某以剛鬣柔毛清醑庶果往奠之曰汝生早孤形影偃偃甫及解事遽天而亡二雛在抱重闈在堂視天夢夢哀哉允傷爾祖樹德厥考孔揚天畀爾良旣篤旣臧惠親友弟和隣睦鄉怒不至詈戲不涉狂口無兼味體無麗裳所不末者謂非天殃予來自西聞汝大喜整衣呼食示健強起予往診視病則骨髓神醫弗治况予小子再經旬浹而竟至此阡危之言琅琅可書天鼓自候以占疾徐達生委命智者弗如莫壽于殤莫樂于死斯言良恠要有至理昭昭聽之尚其鑒止

外母廣武郡君祭文

嘉靖元年二月戊寅朝我廣武郡君將啓殯而西宅之三十六陂之佳鬱於是甥李夢陽設酒脯牲俎以奠而言曰於乎謂賢者嘏我君恭孝四十而寡謂貴者盛我君玉枝隱約愁病謂壽者祺我君七十霜鵠夜悲於乎賢匪無嘏天實靳之貴匪無盛我邁靡時旣昇之壽胡靳之祺如瓊株颺撼珍草霰摧卽光英馨馨詎守之弗黷久而能持也哀哀我君秋蘭俄殞晨月竟沈旣往何言追思痛心雲轍載駕二月初吉羽衛翺翬原野恻慄攀號莫及窀穸未畢哀哉尚享

